

笑
林
广
记

笑林广记

[清] 游戏主人 编撰

【藏书导读】

中国历史上的政客文人,多是大智若愚,将官场险恶世态炎凉昭示于儒林笑谈,种种幽默寓意着无数的哲理,一笑置之的是弹指一挥间的人生真谛……

《笑林广记》独辟新径,以自己脱俗的眼光审视这个诱人的世界,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去拥抱人生,以自己幽默的方式去展开生命。道可道非常道,名可名非常名。

《笑林广记》形成于清代文字狱最严酷的乾隆年间,全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认识价值,如鲁迅先生所言“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,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‘王的爪牙’的时代,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,但尚不死绝,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,要借着笑之幌子,哈哈吐他出来。”可见笑林广记之所以流传甚广,至今他也是妇孺皆知,旨在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点播和悟彻。

作者为清朝的游戏主人,真名实姓已无从考证,但仅从笔名的字译,可以深感其冒生死之危,编撰笑林广记,已是透彻人生,超出寻常。

胡适藏晖室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胡适(1891—1962),学者、诗人。原名嗣糜,学名洪驿,字适之。笔名期自胜生、希疆、铁儿、蝶儿、冬心、适庵、适广、天风等。原籍安徽绩溪人,生于上海。早年就学于上海中国公学。1910年赴美留学,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。获博士学位后于1917年回国,任教北京大学。曾参加编辑《新青年》,力倡新文学运动,《尝试集》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。先后参与创办《每周评论》、《努力用权》、《现代评论》

等,与徐志摩、梁实秋等组织“新月社”,出版《新月》月刊。1918年出任驻美大使,1921年回国后任行政院高等顾问。抗战胜利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58年移居美国。1982年回台湾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。有《胡适文存》等。

“藏晖”典出李白诗句“至人贵藏晖”。胡适早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,就在其主编的《竞业旬报》上以“藏晖”为笔名发表诗文。赴美康乃尔大学学习后,便以《藏晖室札记》的形多,撰写自己的留学日记,亮出自己的斋名。1918年,被推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,开始在《留美学生年报》上发表《藏晖室杂录》。以后他自称“藏晖室主人”、“藏晖先生”。1919年,他在英国伦敦获翻周作人附逆叛变,曾以“藏晖先生”名义致书周作人,劝其回头。也许为了真正“藏晖”,他还曾把“藏”字去掉草字头,署名“臧晖”发表文章。其在《独立评论》第 29 号上,写的《论学潮》一文,便署此名。

序

大块茫茫，流光瞬息，而其间覆雨翻云，错互变灭，几令天地为之戚容，河山为之黯色。抱此六尺躯，不能胸出智珠，郭清陷溺，犹自栩栩燕笑，徒资谭柄，是亦可慨也已！虽然文人游戏，为龙为蛇，无所不可。故满目荆榛，盈前矛戟，而青樽惟我，白眼由他，总付之哑然一笑，乌所论妍媸美丑耶。主人秉异赋，倜傥英奇，不屑作小儒顰蹙态。弱冠即有志四方，足迹遍海内，故其闻见日益广，而谙练日益深。夫何颖秃研穿，径荒裘敝，而白衣苍狗，笑眼谁青。则又往往袭曼倩之诙谐，学庄周之隐语，清言倾四座，非徒貌晋人之风味，实深有激乎其中，而聊借玩世，此《笑林广记》之所以不辞俚鄙，用辑成书，亦足见其一斑矣。书为同人欣赏，久请付梓，而主人终以游戏所成，惟恐受嗤俗目，不敢问世。昨因坊请甚虔，乃掀髯大噱曰：“知我罪我，吾亦听之，斯世已矣。”且余壹不知天壤间，何者当歌，何者当泣，第念红尘鹿鹿，触绪增愁，所谓“人世难逢开口笑”。不独余悼之戚之。苟得是编，而一再流览焉，非拍案以狂呼，即抚膺而叫绝，或断淳于之纓，或解匡鼎之颐，言者无罪，闻者倾倒，几令大块尽成一欢喜场。若徒赏其灵心慧舌，谓此则工巧也，此则尖颖也，此则神奇变幻，匪所思存也；则供频笑于当涂，博欢颜于叔季。壮夫之所不为，岂有心世教者之所取容求媚者哉。余故于主人之镌是集，而乐为

序也。

掀髯叟漫题于笑笑轩。

新镌笑林广记卷之一

古艳部

升官

一官升职，谓其妻曰：“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。”妻曰：“官大，不知此物亦大不？”官曰：“自然。”及行事，妻怪其藐小如故。官曰：“大了许多，汝自不觉着。”妻曰：“如何不觉？”官曰：“难道老爷升了官职，奶奶还照旧不成？少不得我的大，你的也大了。”

比职

甲乙两同年初中。甲选馆职，乙授县令。甲一日乃骄语之曰：“吾位列清华，身依宸禁，与年兄做有司者，资格悬殊。他不具论，即选拜客用大字帖儿，身分体面，何啻天渊。”乙曰：“你帖上能用几字，岂如我告示中的字，不更大许多？晓谕通衢，百姓无不凛遵恪守，年兄却无用处。”甲曰：“然则金瓜黄盖，显赫炫耀，兄可有否？”乙曰：“弟牌棍清道，列满街衢，何止多兄数倍？”甲曰：“太史图章，名

标上苑，年兄能无羡慕乎？”乙曰：“弟有朝廷印信，生杀之权，惟吾操纵，视年兄身居冷曹，图章私刻，谁来怕你？”甲不觉词遁，乃曰：“总之，翰林声价值千金。”乙笑曰：“吾坐堂时，百姓口称青天爷爷，岂仅千金而已耶？”

发利市

一官新到任，祭仪门毕，有未烬纸钱在地，官即取一锡锭藏好。门子禀曰：“老爷，这是纸钱，要他何用？”官曰：“我知道，且等我发个利市看。”

贪官

有农夫种茄不活，求计于老圃。老圃曰：“此不难，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。”问其何故，答曰：“有钱者生，无钱者死。”

有理

一官最贪。一日，拘两造对鞫，原告馈以五十金，被告闻知，加倍贿托。及审时，不问情由，抽签竟打原告。原告将手作五数势曰：“小的是有理的。”官亦以手覆曰：“奴才，你讲有理。”又以手一仰曰：“他比你更有理哩。”

取金

一官出朱票，取赤金二锭，铺户送讫，当堂领价。官问：“价值几何？”铺家曰：“平价该若干，今系老爷取用，只领半价可也。”官顾左右曰：“这等，发一锭还他。”发金后，铺户仍候领价。官曰：“价已发过了。”铺家曰：“并未

曾发。”官怒曰：“刁奴才，你说只领半价，故发一锭还你，抵了一半价钱。本县不曾亏了你，如何胡缠？快撵出去！”

糊涂

一青盲人涉讼，自诉眼瞎。官曰：“你明明一双清白眼，如何诈瞎？”答曰：“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，小人看老爷却是糊涂得紧。”

不明

一官断事不明，惟好酒怠政，贪财酷民。百姓怨恨，乃作诗以诮之云：“黑漆皮灯笼，半天萤火虫。粉墙画白虎，黄纸写乌龙。茄子敲泥罄，冬瓜撞木钟。唯知钱与酒，不管正和公。”

启奏

一官被妻踏破纱帽，怒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臣妻罗唆，昨日相争，踏破臣的纱帽。”上传旨云：“卿须忍耐。皇后有些惫赖，与朕一言不合，平天冠打得粉碎，你的纱帽只算得个卵袋。”

偷牛

有失牛而讼于官者，官问曰：“几时偷去的？”答曰：“老爷，明日没有的。”吏在傍不觉失笑，官怒曰：“想就是你偷了！”吏洒两袖口：“任凭老爷搜。”

避暑

官值暑月，欲觅避凉之地。同僚纷议，或曰某山幽雅，或曰某寺清闲。一老人进曰：“山寺虽好，总不如此座公厅，最是凉快”。官曰：“何以见得”？答曰：“别处多有日头，独此处有天无日。”

石碑^①

一官素有清名，考察任满，父老与之立德政碑告成。官命打轿往观之，先于公厂坐下。少顷，左右禀曰：“请老爷看石入碑^同。”

强盗脚

乡民初次入城，见有木桶悬于城上，问人曰：“此中何物？”应者曰：“强盗头。”及至县前，见无数木匣钉于谯楼之上，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遗爱之靴。乡民不知，乃点首曰：“城上挂的强盗头，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。”

属牛

一官遇生辰，吏典闻其属鼠，乃醵黄金铸一鼠为寿。官甚喜，曰：“汝等可知奶奶生日，亦在目下乎？”众吏曰：“不知，请问其属？”官曰：“小我一岁，丑年生的。”

① 原注：西北人呼碑音辰。

同僚

有妻妾各居者，一日，妾欲谒妻，谋之于夫：“当如何写帖？”夫曰：“该用‘寅弟’二字。”妾问：“其义何居？”夫曰：“同僚写帖，皆用此称呼，做官府之例耳。”妾曰：“我辈并无官职，如何亦写此帖？”夫曰：“官职虽无，同僚同原总是一样。”

家属

官坐堂，众役中有撒一响屁，官即叫：“拿来！”隶禀曰：“老爷，屁是一阵风，吹散没踪影，叫小的如何拿得？”官怒云：“为何徇情卖放，定要拿到。”皂无奈，只得取干屎回销：“禀老爷，正犯是走了，拿得家属在此。”

州同

一人最好古董，有持文王鼎求售者，以百金买之。又一人持一夜壶至，铜色斑驳陆离，云是武王时物，亦索重价。曰：“铜色虽好，只是肚里臭甚。”答曰：“腹中虽臭，难道不是个周州铜同？”

衙官隐语

衙官聚会，各问何职。一官曰：“随常茶饭掇将来，盖义取现成县丞也。”一官曰：“滚汤锅里下文书，乃煮主簿也。”一官曰：“乡下蛮子租粪窖。”问者不解，答曰：“典屎史同。”

详梦

一作吏典者，有媳妇最善详梦。适三考已满，将往谒选，夜得一梦，呼媳详之。媳问：“何梦？”公曰：“梦见把许多册籍，放在锅内熬煮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媳曰：“初选一定是个主簿。”隔数日，公曰：“我又得一梦，梦见你我二人皆裸体而立，身子却是相背的，何也？”媳曰：“恭喜一转，就是县现丞成。”

太监观风

镇守太监观风，出“后生可畏焉”为题，众皆掩口而笑。珰问其故，教官禀曰：“诸生以题目太难，求减得一字也好。”珰笑曰：“既如此，除了‘后’字，只做‘生可畏焉’罢。”

常礼

内相见人撒尿，喜甚，唤他过来一看。其人脱裤，见此物尚在撩动，内相拍掌大喜曰：“我的乖儿，见我公公，只消常礼儿罢了。”

念劾本

一辽东武职，素不识字。一日被论，使人念劾本云：“所当革任回卫者也。”因痛哭曰：“‘革任回卫’还是小事，这‘者也’二字，怎么当得起！”

武弁夜巡

一武弁夜巡，有犯夜者，自称书生会课归迟。武弁曰：“既是书生，且考你一考。”生请题，武弁思之不得，喝曰：“造化了你，今夜幸而没有题目。”

垛子助阵

一武官出征将败，忽有神兵助阵，反大胜。官叩头请神姓名，神曰：“我是垛子。”官曰：“小将何德，敢劳垛子尊神见救？”答曰：“感汝平昔在教场，从不曾有一箭伤我。”

进士第

一介弟横行于乡，怨家骂曰：“兄登黄甲，与汝何干，而豪横若此？”答曰：“你不见匾额上面写着‘进士第’第么？”

及第

一举子往京赴试，仆挑行李随后。行到旷野，忽狂风大作，将担上头巾吹下。仆大叫曰：“落地了！”主人心中不悦，嘱曰：“今后莫说落地，只说及第。”仆领之，将行李拴好，曰：“如今恁你走上天去，再也不会及第了。”

嘲武举诗

头戴银雀顶，脚踏粉底皂。也去参主考，也来谒孔庙。颜渊喟然叹，夫子莞尔笑。子路愠见曰：“这般呆狗彘，我若行三军，都去喂马料。”

封君

有市井获封者，初见县官，甚踟躇，坚辞上坐。官曰：“叨为令郎同年，论理还该侍坐。”封君乃张目问曰：“你也是属狗的么？”

老父

一市井受封，初见县官，以其齿尊，称之曰：“老先。”其人含怒而归，子问其故，曰：“官欺我太甚。彼该称我老先生才是，乃作歇后语，叫甚么老先，明系轻薄。我回称，也不曾失了便宜。”子询何以称呼，答曰：“我本应称他老父母，今亦缩住后韵，只叫他声老父。”

公子封君

有公子兼封君者，父对之，乃欣羨不已。诘问其故，曰：“你的爷既胜过我的爷，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。”

送父上学

一人问：“公子与封君孰乐？”答曰：“做封君虽乐，齿已衰矣，惟公子年少最乐。”其人急趋而去，追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买了书，好送家父去上学。”

纳粟诗

赠纳粟诗曰：“革车^{言三百两}买得截的高，周子窗前^{言草也}满腹包。有朝若遇高曾祖^{言考也}，焕乎其有言文章没分毫。”

考监

一监生过国学门，闻祭酒方盛怒两生而治之，问门上人者：“然则打欵？罚欵？缴锁欵？”答曰：“出题考文。”生即哂然曰：“咦，罪不至此。”

坐监

一监生妻，屡劝其夫读书，因假寓于寺中。素无书箱，乃唤脚夫以罗担挑书先往。脚夫中途疲甚，身坐担上。适生至，闻傍人语所坐《通鉴》，因怒责脚夫。夫谢罪曰：“小人因为不识字，一时坐了鉴监，弗怪弗怪。”

不往京

一监生娶妾，号曰京姐，妻妒甚。夫诣妾，必告曰：“京里去。”一日，欲往京去，妻曰：“且在此关上纳了钞着。”既行事讫，妻曰：“汝今何不往京？”生曰：“毯也没有一些在肚里，京里去做甚么！”

咬飞边

贫子途遇监生，忽然抱住兜耳一口。生惊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穷苦极矣，见了大锭银子，如何不咬些飞边用用。”

入场

监生应付入场方出，一故人相遇揖之，并揖路傍猪屎。生问：“此臭物，揖之何为？”答曰：“他臭便臭，也从大肠场里出来的。”

书低

一生赁僧房读书，每日游玩。午后归房，呼童取书来。童持《文选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持《汉书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又持《史记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僧大诧曰：“此三书，熟其一，足称饱学，俱云低，何也？”生曰：“我要睡，取书作枕头耳。”

监生娘娘

监生至城隍庙，傍有监^平生案，塑监生娘娘像。归谓妻曰：“原来我们监生恁般尊贵，连你的像，早已都塑在城隍庙里了。”

监生自大

城里监生与乡下监生，各要争大。城里者耻之曰：“我们见多识广，你乡里人孤陋寡闻。”两人争辨不已，因往大街同行，各见所长。到一大第门首，匾上“大中丞”三字，城里监生倒看指谓曰：“这岂不是丞中大？乃一徵验。”又到一宅，匾额是“大理卿”，乡下监生以“卿”字认作“乡”字，忙亦倒念指之曰：“这是乡里大了。”两人各不见高下。又来一寺门首，上题“大士阁”，彼此平心和议曰：“原来阁各士自大。”

打丁

一人往妓馆打丁毕，妓牵之索谢，答曰：“我生员也，

奉祖制免丁。”俄焉又一人至，亦如之。妓曰：“为何？”答曰：“我监生也。”妓曰：“监生便怎么？”其人曰：“岂不知监生从来是白丁。”

王监生

一监生姓王，加纳知县到任。初落学，青衿呈书，得“牵牛”章。讲诵之际，忽问：“那王见之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此王诵之之兄也。”又问：“那王曰然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此王曰叟之弟也。”曰：“妙得紧。且喜我王氏一门，都在书上。”

自不识

有监生，穿大衣，带圆帽，于着衣镜中自照，得意甚。指谓妻曰：“你看镜中是何人？”妻曰：“臭乌龟！亏你做了监生，连自_{字同}多不识。”

监生拜父

一人援例入监，吩咐家人备帖拜老相公。仆曰：“父子如何用帖，恐被人谈论。”生曰：“不然。今日进身之始，他客俱拜，焉有亲父不拜之理？”仆问：“用何称呼？”生沉吟曰：“写个眷侍教生罢。”父见，怒责之。生曰：“称呼斟酌切当，你自不解。父子一本至亲，故下一‘眷’字。‘侍’者，父坐子立也。‘教’者，从幼延师教训。生者，父母生我也。”父怒转盛，责其不通。生谓仆曰：“想是嫌我太妄了，你去另换过晚生帖儿来罢。”